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张

版次：源缘年 苑月第 员版

源缘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1 号

定价：源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吃寡醋姑嫂谈心 (远苑)
 奉严旨鸳鸯分别
- 第 二 回 摇 救书生姻缘巧就 (远圆)
 遇强徒妻妾相逢
- 第 三 回 摇 用巧计杀贼逃生 (远愿)
 悔前非感恩结义
- 第 四 回 摇 割股肉天神感格 (远源)
 携登程妻妾同心
- 第 五 回 摇 买美婢妒心改变 (远园)
 见主母众仆猜疑
- 第 六 回 摇 消夏日丫环练武 (远缘)
 喜秋风桂子临盆
- 第 七 回 摇 索鸳鸯仍装醋态 (远园)
 跪房门始解疑心
- 第 八 回 摇 让荣封虚悬冠帔 (远缘)
 双诰命共沐皇恩

话说浙江绍兴府有两个大乡宦，一个姓朱名忠，曾做过礼部尚书，夫妻俱已去世，只有一子，名唤朱纶。一个姓秦名孝，官拜兵部尚书，夫妻亦都去世，所生一子一女，长子名秦仲，已娶尤丞相之女为媳，忝中两榜，选过部属，因丁外艰，在家守制。女儿名淑贞，年已十四，自幼许字朱纶，生来心性酷妒，小时就吃醋拈酸，见丫鬟有一二分姿色的，便不要他近身，只拣一个奇丑极蠢的小丫鬟，六十岁外的老仆妇在房服役。又谁知嫂嫂尤氏生性各别，出嫁时，赠嫁有四个绝色丫头，到秦家见丫头

不觉过了两年，小姐年十六，朱纶年十七，央媒来说，迎娶过门。妆奁极其丰盛，哥嫂要拨四个丫鬟赠嫁，小姐不肯要，哥嫂无奈何，只得另外折丫鬟银二百两，随身就是那极蠢的小丫头，极老的一个仆妇。

且说朱纶，见妆奁之盛，妻子又美，甚是欢悦，却又心中疑惑，道：“闻秦家美婢甚多，怎不将几个看得的赠嫁，却将这一老一小两个怪物来？若说哥嫂不顾妹子，怎的妆奁却又甚好，且折丫鬟银二百两，并不象薄待妹子的？”心上踌躇不决。那里晓得倒不是舅爷之故，倒是新夫人之故，全在这里上做工夫。不但赠嫁丫鬟不要，一嫁过门，见朱家俊婢也不少，想公婆去世后，丈夫与这些丫头日夜同处，岂能无染？三朝就要发作，亏得送娘与老仆妇再三相阻，方忍耐住了。到小满月后，再忍不住，就与丈夫吵闹，立逼将一众丫鬟尽行卖去。朱纶见妻子美貌，又是新婚，正当恩受之际，只得听妻子作主卖去。秦氏见丈夫言听计从，一发骄横，稍有不如意处，便要寻闹，日夜不休。朱纶起初爱他，每事顺从，后来因爱成畏。秦氏又日凶一日，处得丈夫服头服脚，记得嫂嫂之言，一应宾朋宴会，亲戚往还，都不许他去。哥嫂来请他回门，不好回得，还预先要老仆妇回去说，要嫂嫂吩咐众丫鬟，不许到外边张探。当日回去，外边男客，内里女客。小姐一面吃酒，心上心对着外边，如坐针毡，还叫小丫头出去巡察，未有一刻宽心。未到晚，就叫轿同丈夫辞了哥嫂回家。直至哥哥补了礼部员外，带了家眷进京，只得到家一送，还不许丈夫来送。

谁知妇人犯了醋病，老天偏要与他作对，朱纶做亲数年，秦氏总不怀孕。一日，偶有一个老亲来看朱纶，晓得他未曾生子，因说道：“你已做亲几年，没有生产，想你娘子不受胎。你父母只你一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不娶一妾，早生儿子，接续箕裘要紧。”秦氏适走出来听见，朱纶还未答应，里边先已大闹起来，吓得那老亲飞跑而去。秦氏足足闹了三日三夜，说道：“男子聚在一处，再无好话说。”自后不但许丈夫见女人之面，连男子也不许他见，拘禁房中，一步不容稍离，连乡试都不肯放他去。亏老家人夫妇再三相劝，说：“省中去此不远，功名大事，岂可错过？且相公素守小姐法度，决不有犯。来往不过二十余天，在场中倒有十几日，也无暇去寻花问柳。”秦氏听了方肯应允。又嘱托老家人跟随，寸步不可相离，容相公在外闲走。

朱纶见妻应允，方敢收拾行李笔砚，择日起身。到省寻寓静坐，果然足迹不敢移步。未几，三场考毕，急急回家。秦氏还再三盘问，好是丈夫被人分去了一般，虚闹了几日方住。过了十余日，只听得一片锣声打将进来，高高贴起报单，朱纶中第三名经元。秦氏也甚欢喜，只是又要到省中去见座师，拜房官，会同年，又费一番疑虑访察。总是老仆晦气，原交在他身上看守，回来亦不免几日访察、盘问，话不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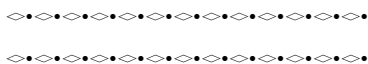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且说过了两月，各举子都要上京会试，秦氏想嫂嫂曾说：上京赴选，远任他邦，那里防闲得许多？听凭他，又断然不可，左思右想，道：“会试不比乡试，路途又

远，日子又长。男子心肠最活，倘一放纵，要收他转来，就难了。况今已中举人，拼得多守几年，少不得原有官做，必要中进士何用？况进士未必拿得定，算来功名事小，情义为重。”决意不肯放他去会试。老家人夫妇劝也不听。朱纶见妻子之意甚决，也安心不去会试了。

谁知富贵逼人，那里由得人作主。且说北直乡试卷发礼部磨勘，内有一卷，文理不通，别字甚多，礼部与主试有隙，就将此卷进呈御览。皇上大怒，立刻唤那举子来面试，果是一字不通，就将那举子革职问罪。又想北直系輶轂之下，尚有此弊，各省弊病必多，即发一道严旨：着各省新中举人，立刻到京复试。如有一名不到者，即同关节，革去举人，发刑部严讯治罪。此旨一下，莫说有关节的，几乎急死，也只得勉强进京；还有那年老不想会试的，家贫没有盘缠的，有病不能远出的，父母年老不忍暂离的，闻了此旨，也只得连夜起身。

此信传到朱家，朱纶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文理甚好，不怕复试，且趁此可以会试，进士可望；怕的是仍恐妻子不容，连举子多要送去，还要发刑部审讯，只得将此话与妻子说知。秦氏起初还道丈夫要去会试，假造此话来骗他，后来晓得是真，却又不肯就放他去，直至府县官都来催促，晓得势不能阻，算来只有同去。朱纶道：“娘子同去甚好。只是同了家眷，必须水路去。目下正当河干水浅，还愁冰冻难行，不但复试赶不及，连会试也赶不到。圣旨严紧，必须旱路，连夜赶去方好。娘子同行，仍恐不便。”秦氏见丈夫不要他同行，大怒道：“如此说，宁可革去举人，断不许去！”朱纶吓得又不敢开口。倒亏得老家人在旁，看见主母如此，只得上前禀动道：“圣旨严急，不到的不但革去举人，原还要押解刑部严讯，此去终不能免。小姐同行，却非水路不可，水路直来不及。若从旱路去，一路风霜劳苦，早起晚宿，男人尚且苦楚，何况小姐深闺娇养，足迹未曾出户，如何受得此苦！相公所言，实是一片真心，并非不要小姐同去。若虑相公有甚差错，交与老奴身上，包管兢兢守法。小姐若要进京，慢慢叫船到来，岂不两便！”

小姐想来，料阻不住，只得三令五申，严戒丈夫一番。又再三嘱咐老仆：“到京寓所，断要寻僧道庵观，有妇女人家断不可寓。倘中了进士，琼林宴上，有妓女劝酒，最要坏人心术。我家大爷处，更不可往来，家中这些丫头，个个妖妖娆娆，相公若去，断要引诱坏了。你须一一听我吩咐，时时鉴察，处处留心，不要听了相公，与他一路，欺瞒着我。我若访知，连你也不得轻恕！”老仆唯唯受命。起身时，秦氏又将向来最爱的一个玉鸳鸯，分开却是两只，合来却成一个，是他父亲海外封王得来付与他的，今分一个付与丈夫带去，吩咐道：“此物是海外之宝，中国所无，一雌一



雄，犹如夫妇一般，分开再无别对的。今分一只与你，带在身边见此鸳鸯，就如见我；一起他念，看此即便收心。倘有所犯，断不与你干休！”

朱纶亦唯唯受命，随拜别妻子，同了老家人急急上路。不数日，过了镇江，渡过江去，直到王家营，雇了牲口，要连夜赶进京中。不想到山东路上一座高山脚下，主仆正向前行走，只听得一支响箭飞来，射中老仆马脚，跌入山窝之内。朱纶回头一看，见老仆跌入山窝，远远望见后面有强人飞马追来，吓得心慌，也不能顾行李、老仆，将马连加几鞭，飞跑逃命。幸强人赶到，见了老仆的马匹、行李，急急送上山中，纠集群盗，一齐来赶朱纶。正是：出门才躲雷霆令，路途重逢霹雳声。

不知朱纶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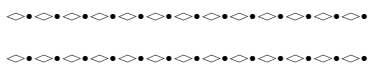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直至杀退强盗走进，只见女儿在内慌慌张张走出来告诉父母。你道为何？原来朱纶惊慌逃避，一直跑进巧珠房中，望巧珠床上就躲。适值巧珠睡着，床被他跨上，梦

中惊醒，吃了一吓，见一少年郎君，急急推他下来。朱纶情极，愈觉躲进。巧珠无奈，只得自己爬起身来，到外边向着爹娘告诉。二人忽然称奇道：“莫非夜来所梦，就应在此人身上？方才这强盗的相貌，与梦中送珠的一般般，此生是他追赶而来，却又姓朱，岂不与那送珠相合？梦中送与女儿收藏，他又却好跑到女儿房中，莫非与女儿有姻缘之分？”何氏道：“只是后来被青龙取去，女儿追去，又有一女子来，一同相随上天，不知是如何解说。”许雄道：“他方才说过上京会试的，看他小小年纪，相貌又好，已经中过乡榜，将来富贵可必。青龙取去，或者就应在他身上。只那一个女子，来引我女儿同去，此却不知何兆。我和你且去唤他出来，细细问他一番，再作计较。”

夫妻二人便同到女儿房中。只见那生还在女儿床上打颤，见有人进来，他本虚心之人，愈觉望内乱躲，口中还连连叫“救命！”许雄见了，反觉好笑，道：“强盗已去了，不要惊慌，好好下来讲话。”朱纶听说，方走下床来，还战战兢兢，连忙跪下，口叫恩人不绝。许雄即忙扶起道：“强盗赶去，何足为恩，不须跪谢。只是你却不该跑到我女儿房里来，躲在床上，这却如何说法？”朱纶道：“实是一时吓昏，那里晓得令爱的房。失误有罪，还望恩人原谅。”许雄道：“你且安了性，将家乡籍贯细细说与我知，再作商量。”朱纶道：“小生家住浙江绍兴府，父亲曾作礼部尚书，母亲受过皇封诰命，不幸相继去世，只有小生一人，名唤朱纶，幸中新科第三名经元。今带一老仆进京会试，不想行至前途高山之下，忽被一箭将老仆射倒，跌下山窝之中，不知死活存亡。小生飞马逃来，已被追着，若非恩人相救，此时性命难保。此恩此德，不知何日得报！”许雄道：“我那里望你的报。只我女儿尚是闺女，被你非亲非戚之人跑入房中，藏在床上，在你虽系情急，出于无心，外人知道，叫我女儿如何为人？我今有算计，你若顺从，彼此无亏；若不依从，叫我怎得甘休！”朱纶道：“小生性命亦系恩人所救，倘有吩咐，焉敢不从！”许雄道：“不瞒官人说，咱家虽居荒山之中，祖上原是旧家，只生一女，年已二八，尚未适人。今日官人不期遇合，必系天缘，愿即将小女奉侍箕帚，以免今日嫌疑。”朱纶道：“蒙恩人救了性命，又欲将令爱许配，此真天高地厚之恩，感之不尽。但恨小生命薄，家中已娶过妻子，不敢有负令爱，望恩人相谅。”

许雄听了，半晌不言，心中想起梦中所见女子同女儿上天，分明应在他家中妻子身上，此是天定姻缘了，随对朱纶道：“你家中既有妻子，富贵的人，三妻四妾，亦是常事，我女儿就与你做个次室也罢了。”朱纶明知妻子妒心凶恶，断不能容，我今受他大恩，又误他女儿，岂不恩将仇报了？然又不好明说，只得再三推辞。此实朱纶

外边饭已停妥，朱纶虽吃不下，只得同众人吃了一碗。许雄取出铺程行李，叫老



仆收拾好了，又将银五十两赠为盘费。又见他主仆二人，一老一幼，甚是懦弱，此去尚有几日山路，恐还有响马出没，放心不下，对妻子道：“此去路还险，倘复遇响马，他二人如何抵敌得来？不若留女儿看家，我和你同送入官塘大路，便可放心前去。”何氏道：“官人说得有理。”便吩咐了女儿一番，四人一同上路不题。

且说那前人追赶朱纶的强盗，姓章名俊杰，还有一个胞兄，名俊英，兄弟二人在山东路上打家劫舍，已经数年，叙集喽罗也有数百人。那日章俊杰追赶朱纶，被许雄杀败，逃归山上，告诉哥哥，要领全山人马下来复仇。只因俊英三日前劫了一个客商，倒被他射了一箭，箭疮未愈，过了三日，方得平复，便同兄弟带领喽罗，来到许雄庄前，打进门去。正值许雄夫妇送朱纶去了，只巧珠一人在家，虽有些本事，却不防备，被俊杰赶进，一索捆翻。见他家中并无财物，又不见这一男一女，便道：“且将那女子带来山上，他若不来取讨便罢，若来取讨，不怕不来送死。”随一片锣声，带了女子上山，见他生得十分美貌，便要他做押寨夫人。只兄弟二人，皆未有妻，俊英说：“是兄弟的来头，理应归于兄弟。”俊杰又说：“哥哥尚未有嫂，兄弟怎好先娶？”正在你推我让，忽见喽罗报上山来，说：“南边路上一乘轿子，随着数人，飞奔前来。小的特来报知。”俊英大喜道：“我欲仁，斯仁至矣。这轿内必是个女子。且将此女锁闭内房，我与兄弟快去取来！”俊杰随将巧珠锁闭后房，着两个喽罗门外看守，自同哥哥下山迎去。果见一乘轿子抬来，轿夫望见，留下轿子，飞跑逃去了，两个家人，一个小丫头吓倒在地。俊杰赶上，一齐杀死。俊英便将轿帘扯去，见轿中果是一个少年美貌女子，喜不自胜，就向轿中扯出，背上山去。

你道此女是何人？我且先将此女的来头叙明再表。原来此女不是别人，就是朱纶的秦氏正夫人。你道他安居在家，因何到此？原来他为了圣旨，勉强放丈夫进京，心上却又存着许多疑忌，似乎丈夫瞒着他在路上嫖妓，又似乎瞒着他娶妾，又似乎到了京中，在哥哥衙门吃酒，众丫鬟弹唱劝酒。心上想着，就如看见真的一般，菜饭也无心去吃，睡梦也不得安宁。正是他的妒心极诚，也就惊动了睡魔神，将朱纶在山东的事，竟见之秦氏的梦中。就是朱纶与巧珠做亲一夜，秦氏忽梦见丈夫，同一美貌女子拜堂饮酒，上床同睡，又见丈夫将他的玉鸳鸯赠与那女子，心中又气又恼，忽然跳起大骂：“负心的贼，瞒我做得好事！快快还我鸳鸯来！”醒来却是一梦。又想：“既有此梦，必然有此事。”连忙唤起小丫头、老仆妇，细细与他说了，还气得暴跳如雷，立刻要赶到京去，与他吵闹。仆妇劝道：“日之所思，夜之所梦。这梦怎么好作得准？况相公出门未久，何来有女子亲近？就有此事，我丈夫必然阻挡。小姐不必多疑。”秦氏道：“无此事，那有此梦？你丈夫与相公终是主仆，他既丧了良心，何能

阻挡！快与我唤起家人，速速叫船，我就要起身赶去，不必多言！”一面就收拾行李，将房门封锁，交与老仆妇在家看守。外边之事，原各有家人经营，吩咐开明帐目，回来查算。即日早晨同了两个家人，一个小丫头下船起身。又因水路迟缓，过了扬州，便叫了轿子、牲口，连夜要赶，不想赶到山东，即遇俊英兄弟，杀了家人、丫鬟，抢了秦氏上山。

俊英大喜道：“天送两个美人来，与你我做押寨夫人，岂不是姻缘注定！快备香烛，今晚一同做亲。”俊杰也甚欢喜。正打点要做亲，忽又有伏路喽罗来报：“有一起上任的官员，带领家小前来。小的正要来报，不想他闻了二位大王之名，转到山后小路去了。看他行李甚重，不可错过。”俊英道：“既如此，将这女子也锁闭后房。我与兄弟再去取了来，一同做庆喜筵席！”

不表那二人领了喽罗下山赶去，且说秦氏送到后房，只管啼哭，欲寻自尽。巧珠见了，反来解劝道：“女娘，既到此地，哭也无益，须要从长算计。”秦氏道：“有甚算计，惟死而已！”巧珠道：“事到危急，自然拼得一死。幸得强人不在，或可商量，何必遽尔轻生。”秦氏方住了哭，抬头一看，反吃了一惊，道：“此女分明与我梦中所见的一般，待我且问他是谁。”因向巧珠道：“多蒙相劝。但不知你何人，因何也关锁在此？”巧珠道：“奴家就在山北居住，爹娘有十分本事，连奴也略晓一二，谅这两个强盗，何足道哉！只因事起仓促，被他捉来，锁住在此。他要我想我顺从，正是梦中说梦哩！”秦氏道：“你爹娘既有这般本事，因何被他捉来，又何不来取讨相救？”巧珠道：“有个缘故：又因前日有个上京会试的举人，在此经过，被强盗追赶，赶至我家求救。我爹娘杀退强盗，救了那生。因那生惊慌，躲入我房中，爹娘把奴许配与他。成亲三日，即便起身上京。爹娘又恐路上有阻，亲送出山，留奴一人看家。不料此盗带领多人赶到我家，未及防备，为彼所获。”秦氏闻说，正是梦中所见，便急问道：“那举人是何处人？可曾有甚留记么？”巧珠道：“是浙江人，有玉鸳鸯留记。”秦氏听说，一发是了，又急问道：“玉鸳鸯可在此么？”巧珠就向身边取出道：“现在此间。”秦氏接来一看，果是自己之物，身边取出一对，却是一双，不觉失声道：“果是我家的！”心中大怒，竟要发作出来，一想身在贼巢，孤身无助，且闻巧珠说有多少本事，正思商量脱难，只得将一番怒气忍耐住了，以待有了出头之日，再与算帐。

且说巧珠见他身边也取出一个鸳鸯来，却是一对，又闻说是他家的，便急忙立起身来道：“你莫非就是我朱郎的秦氏大娘么？”秦氏见他直说了出来，便道：“奴家正是。”巧珠连忙跪下道：“原来就是我大娘，不知因何至此，被盜所劫？”秦氏急急扶

起，瞒过了吃醋赶来之事，只说：“哥哥在京为官，寄来信接我同官人一齐进京一会。因官人要紧先行，奴家随后赶来。不想夫妇俱逢盗劫，丈夫幸遇你家相救，奴家不知可能脱难否？”巧珠道：“大娘放心。奴自有脱难之法，必然与大娘一同出去。倘或不幸，奴与大娘便同一体，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目下不到危急，切勿轻生。”秦氏道：“如此果好。只是强盗那能容我逃脱？”巧珠道：“大娘且安心守着，看我随机应变，或者邀天之幸逃得脱，也未可知。”

言之未已，强盗早已上山，掳得金银首饰不计其数，又抢得两个闺女，是那官府的女儿，只是生得奇丑不堪。俊英道：“这两个女子，只好叫他服侍那两个美人。”随即开进后门，就要与秦氏、巧珠成亲。吓得秦氏号啕大哭，又死又活，倒是巧珠止住，对强盗道：“我两人被掳到此，料想不能飞去。在奴原是生长在山，既蒙不弃，情愿顺从。他却是宦家之女，宦家之妇，岂肯甘心顺从？我方才再三相劝，已略有允意，但须缓缓再劝，在我身上，包管顺从。今日若要逼他成亲，必然伤命，岂不可惜！”俊英道：“小娘子言之有理。贤弟今日且先做亲，愚兄就迟几天也罢了。”俊杰道：“哥哥既迟几天，兄弟怎好先做！”俊英笑道：“不妨，愚兄现有两个应急的在此。方才两个丑女，到是千金闺秀，贤弟权让，难道两个当不得一个么？”说得大家大笑。俊杰就要巧珠出去拜堂，巧珠道：“慢着，我还有话，要讲明方好拜堂。”你道巧珠说甚么话？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计相生。

要知巧珠如何讲明，且看下文回分解。

且说巧珠进房坐定，见喽罗托进酒筵，就立起身，对俊杰道：“既进此房，便是我的房了。如何容喽罗进来，这不是男女混杂么？”俊杰就急忙叫喽罗出去，吩咐不许进来，“要酒我自来取也。”巧珠道：“既还要酒，何就不就去取了来？闭上房门，大家好开怀畅饮。”俊杰道：“夫人之言有理，待我取了就来。”谁知山中老鼠最多，许雄合了上好鼠药药鼠，说人吃了也要昏迷，巧珠适藏在身边，骗俊杰转身，便将药和入酒内，见俊杰取酒进来，闭上房门，就将取来的酒满斟一杯，送与巧珠道：“夫人请酒。”巧珠急取一大杯，将药酒斟满回敬。俊杰本是大量，一口便干。巧珠也就吃干，将药酒又斟满一杯，奉过去说：“大王，请成个双杯。”俊杰也斟一杯，回敬道：“夫人也请双杯。”巧珠饮干，见俊杰也干，便又斟一杯道：“吃个三杯和万事。”俊